

說

苑

三

Z 121.6
1
(3)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目錄

卷一君道

卷二臣術

卷三建本

卷四立節

卷五貴德

卷六復恩

卷七政理

卷八尊賢

卷九正諫

卷十敬慎

卷十一善說

卷十二奉使

卷十三權謀

卷十四至公

卷十五指武

卷十六叢談

卷十七雜言

卷十八辯物

卷十九修文

卷二十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及
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
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其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
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
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
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言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贛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致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
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金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磬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淄水

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
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
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
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
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
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王
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
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甕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
宮一本作
械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疾

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
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
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
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
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劔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有不孝之

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
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萇陽
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
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
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